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 主編

南澗文集

李文藻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南
澗
文
集

W 224/230



南澗文集卷上

益都 李文藻

南漢二鐵塔攷

乾隆甲午

國家開局續修鄭樵通志部檄郡縣拓碑

刻編入金石略予適有事羊城許南海鈞屬爲搜輯先是
光孝寺東鐵塔刻文寺僧以灰實之而飾黃金題名半爲
所掩予屢至不能拓四月十六日率工胥持刃往剔其金
而搗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屈新語歲作卯字敕有司用烏金鑄

造千佛寶塔一所

翁金石略
誤作座

七層并相

屈作

蓮花座高

二丈二尺保龍

躬屈作

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使

屈誤作底

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於四

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云內殿

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

缺

檢校工部尚書曉真大

師沙門臣道口其東隅題名二行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

經首座金紫

缺

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臣

缺已

上三段向有拓本其東南二面則新出者東面北隅無刻

文其南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

缺約十字

大夫檢校

缺其

南面東隅題名二行云敎中大法師內缺約八字大夫檢校工

部尙書缺法大師沙缺觀沙門下是臣字臣字下或有道

字餘皆蝕泐蓋沙門之名屈皆實以監造二字不可信其

南面西隅題名三行每行二十餘字漫漶不可盡識首行

可辨者造塔字軍營字陽宮使字秀字第二行宮使字指

搆使字宮門字點檢字第三行將軍字開國伯食邑七百

戶臣字以西鐵塔文推之或是內侍董其事者西塔先此

塔四年意其人卽龔澄樞也乳源雲門山有大寶七年僧

文偃碑至今完好亦龔澄樞奉敕建也結銜斷非沙門屈

譯有住持字誤矣又誤以七百戶爲十萬戶皆顯而可見
西面兩隅剔之皆無字或以記文有皇帝字刻於中央諸
臣不敢列名於其旁也朱錫鬯謂列名皆宦者蓋僅見南
面西隅之題名而翁學士謂皆沙門則又未見及此耳西
塔刻文向止見其一是曰未拓而歸二十八日往觀塔自
石趺已上高丈九尺六寸石趺伸縮凡四重刻獅獸鐵趺
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
戴第三重如鬣扇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
各闊四尺六寸爲瓣九其中一瓣字物焉七行行十許字

參差不齊西面文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
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
娘以大寶 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
永充供養其六十二字向謂盡於是也繞塔諦眎東北南
三面中瓣鐵縮隱現有字形錐出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
行字數有多寡非一範也蓮花瓣上七重以次而狹皆鑄
佛像其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頂每層大佛一而
眾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得千下二重
佛旁有字梯而眎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

百清
三
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
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廬遮那佛南廬舍那佛西牟尼佛
北毘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
字勢甚危不可梯也復詣東塔度之石趺上輔以木几鐵
跌三重第一重西面正中刻文餘題名俱在此重第二重
形方與第三重蓮瓣形一伸一縮再上塔七重佛像每面
多於西者六四之多十有六第一重每面闊三尺七寸自
鐵趺已上高於西塔尺四寸予所用工部營造尺

姑幕攷

昔商侯國有姑幕之名漢置縣爲都尉治王莽時曰季睦
其故城元于欽謂當在密州明公鼎則謂姑幕卽東莞之
境且援春秋杜注姑幕縣東北茲亭及水經注爲證水經
注引京相璠曰瑯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
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齊時嘗并姑幕入東莞如謂姑幕
在密州則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郵亭乎此
幕所以正齊乘之失也然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
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寰宇記則謂長墓在密州西北
五十里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是齊乘所云當在密

州者原未爲無據夫一曰在密州一曰在東莞二說不同而安邱舊志獨稱姑幕在今諸莒之交故青州府志屬之莒州辨其非石埠路古城而以在莒東北百六十里十字路者爲確蓋從劉璞野述之說則思容孝輿可不相背卽推之後漢書劉盆子傳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亦無不與道里相脗合甚矣其說之得也若顏師古地理志注及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薄姑薄姑乃古爽鳩氏之地成王時與西國作亂因滅之以益太公六世胡公徙居之遂爲齊郡邑路史曰在臨淄西北五十里

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而諸說以姑幕當之其說
謬誤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夫姑幕故址雖若難知而水經
謂涪水過姑幕北博物志謂城東有公冶長墓去錫山不
遠夫錫山涪水依然在也就其地求之非今十字路邨而
何哉至酈云姑幕故城東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
授之今其□湮沒久矣

王猛墓攷

青州府志云壽光城南門內明萬厯初居人浚井見一棺
鐵索懸之題曰清河侯王猛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

成修墓道立碑表焉而安靜子壽光舊志作於康熙某年
實無此事其居人浚井云者或有成時更傳會之耳數年
前知府裴公往拜其墓有諸生王姓者自稱是猛裔詣府
謝其鄉人怪而笑之予按晉書載記言猛之死給東園溫
明祕器帛三十疋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
漢大將軍故事獨不詳其葬地而唐貞元閒河東呂溫有
華山酌王景略墓文文有云屹彼壯骨沈爲朽壤雲開華
山若見精爽則猛墓在華山明矣猛雖北海劇人實家魏
郡少卽嚮者洛陽是劇並非其故里何必葬於此乎且猛

嘗隱於華陰山其謁桓温及應苻堅之招皆自山中死而
葬於山宜也壽光西門外又有倉頡墓按水經注乃孔子
問經石室亦非墓也頡墓在華山漢碑在焉其誤不待辨
矣

王會王巨相業論

人臣處常變不同而立心持節當無不同從其所同求其
所異則合大小綜終始而優劣見故王會王巨其相業未
可概論焉夫會巨皆賢相也會平生志不在温飽其登相
位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計去奸相所以除社稷之蠹調養

君德所以培社稷之本推揚士類不令人知所以陰滋社
稷之楨榦危言正色以立於朝裁抑母后卒成帝德在宋
名相堪與李沆相伯仲若呂端張齊賢等未有能出其右
者可謂社稷臣矣其在真宗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
約束帝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且承厚遇竭誠殫
智以忠於上梗概與曾略同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
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
明自來取是其略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是其度也卻張
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

節度使帝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燭丁謂之姦是其識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且不亦賢矣哉獨惜大圭之瑕在美珠之賜耳夫當欽若欲假天瑞議封禪帝且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毋不可而且奈何可邪祥符初作宮奉天書時曾知制誥上疏極陳不便者五而宰相而五請封禪者旦也天禧初以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而宰相而兼封禪大禮使且兼玉清昭應宮使者旦也故朱子綱目於旦之卒盡削其宰

相之職而變例特書以醜之嗟乎生不能進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此且與曾立心持節之不能強同者也至若二公之遇曾處其變且處其常曾兢兢於乾興天聖間宦官故智不敢窺覷而帝德就太后亦全令名且故早稱其偉度焉且當時碩德重望除奉行天書外功業爛然可觀或者以失節馮道爲比未免太過蓋曾且皆賢相也而沂公深遠矣

濟山樂水利議

濟山樂在鄒平縣西二十里其源自章邱縣之萬家口小

清河水分支溢入灤周四十里爲地可數百頃東南近長
白山西北地勢亦高伏秋數面坡水皆匯於中其北近清
河溝山東通志云灤由清河溝仍入小清河而今灤水經
歲不涸則其下流不能通暢之故也小清河自新城縣以
下累歲汎溢爲害故無敢主導灤入清之議者按灤地廣
闊附近居民僅收魚蝦微利一望淼茫盡爲茂草求其如
章邱縣之繡江博興縣之錦秋湖蒲葦藕稻爲民重利者
萬不及一其故貧民知其利而不爲富民能爲而不敢爲
以周四十里之地僅有數尺之水輒棄爲澤國而不爲之

計深屬可惜治之之法似宜先塞萬家口俾小清河水不
得溢入更疏清河溝爲之尾閘必無不洩之坡水矣如以
妨於下游爲患則擬就樂治樂做井田遺制多開溝渠以
容積水以高田固可禾黍下者亦宜穆稻最下仍不失菱
藕蒲葦之利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地不及半年應有成
效然後量其地之多寡與其高下分給附近邨民陸續升
科俾爲世業數年以後其利當有倍於高田者

衛氏族譜序

先王之制爲宗法也有廟有采廟以祀其先采以處其子

孫而一主于繼別之適世世爲大夫者其族人異居而同財有餘不足皆待命于宗子宗子及其母妻死族人爲服齊衰三月蓋有家者宗法之重如此而春官又有家宗人以掌之嗟乎何其至也後世無世爵世祿宗子不能收其族於是墓祭之事興而廟祀廢大宗小宗之法亡而尙譜牒焉譜原于中壘世本由晉而降著錄者多曰家傳曰家記曰世傳曰序訓曰家世編皆用以揚其先德先烈一書成而辨親疏志塋域序婚姻皆備焉斯真仁人孝子之心有補于小史邦國之志者猗氏衛氏故巨族而貴州巡

撫伯嚴公尤顯於

國朝其曾孫熙溟出家譜屬序予

觀之而有慕焉其于辨親疎志瑩域序婚姻之外備載庭訓劄記如行冠禮祭支子主祭及異姓亂宗之類皆近世難能而易犯者家法如此宜其世世爲良吏矣巡撫公嘗爲山東布政使政聲猶在人口而予益獲悉其教家之道誠足以承先而啟其後其後果奉之而行焉則衛氏宗法何嘗亡邪抑世之有家者皆斟酌于其法而行焉則天下之宗法不亡矣所謂斟酌於其法者何也相約于姓嚴內外別尊卑有無相問吉凶相郵伏臘饋蜡相勸誡雖不必

復行周禮而自無失先王以族教安之義夫士大夫當後世而欲敦教化厚風俗凡所作為惟存周官之大意而其細者固不能拘拘也乾隆二十有八年人日益都李文藻

序
夏谷紀年集序

歷城王秋史先生歿數十年其縣人周書昌得其文集數巨冊於肆市予因得錄之而重有歎焉蓋先生以詩受知新城德州二公名播於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其文雅潔有法度四六尤精警縱橫皆不亞於其詩而此四冊

者出先生手錄更無副本若其後人不驚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襲藏之而蝕於蟬齧於鼠燬於火糜於屋漏之水則先生之能文終無知者矣又使驚於不知文者恐仍有數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齊邱其人又必竄爲已作則是集之遇書昌謂先生死而無靈其可乎哉其文每篇畧作之年月趙香坡傳及題坐雨圖卷二冊自丙寅至庚子多用意之文書張鹿牀詩後及代黃敬園徵書啟二冊自癸未至乙未多婚序壽啟代人之作又前二冊多散文後二冊多駢體蓋先生自分甲乙如此予題曰蓼谷紀年集

甲乙各釐爲六卷而書昌將謀以付梓其詩曰二十四泉
草堂集久刻于文登于氏安知書昌好事不如于氏邪其
文多關濟南掌故他日續志乘必有因其文而顯者是集
之遇書昌又非獨先生之幸也乾隆壬午冬至日書於諸
城寓舍

諸城縣志序

代

諸城在明已前皆倚州郡今雖爲青州屬縣而枕山跨海
幅員廣闊多顯人於山東稱名地其有志莫詳所始宋知
密州吳文肅公常山祠記云近地志以爲祈雨而常應故

名曰常山意所謂地志蓋廣輿圖經之類非州縣志也明
萬曆癸卯知縣王君之臣屬縣人副使陳君燿志之其序
謂嘉靖庚戌知縣祝君天保屬教諭王君應斗肇修鈔板
當時已有議之者故陳志引用不及焉而其于建畧古蹟
多謂本永樂閒鈔志是或其權輿矣陳志十二卷雖其傳
人物本末不甚備而於 國家典制之大及民生利弊
吏事興廢之由釐然皆可指數康熙癸丑知縣卞君穎重
修之志全襲其文而天啟以後七十年事則闕而弗詳又
九十年乾隆壬午予宰是縣卞志且漫漶不可識於民間

求得舊印者二本又得陳志一本乃屬李君文藻重葺之
其體例繁簡一準于予意而攷證地形蒐羅佚事則自摺
紳至于樵廝漁叟皆得獻其所知庶幾其無遺憾矣乎夫
典禮樂章弗錄者非略也會典所載天下同也山川鄉社
田賦物產之必詳者非以夸雄富也務示險易悉民勤惰
而其好惡也金石攷爲從來志乘之所無者重縣之所有
也而舊載詩文皆甚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錄必究
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參之公論非苛也期以訂誤正謬
而可傳信于後也予自壬午閏五月到縣迄今近二年數

以勘獄詣青濟在縣則修城建學署多興作然繙書籍訪
遺老寤寐寢食未嘗頃刻不在乎志志成適調濱州以去
而其意惓惓者無窮也予二十年來歷知山東州縣乃獨
惓惓于是者豈非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竊有同於蘇子所云者哉爲圖一總記二考十一表十一
錄二列傳十八凡四十六卷甲申歲三月丙子

因警得閒集序

古之警者貴今之警者賤古之樂師皆警者爲之其業之
精雖聖人且從學焉而又能解詩歌識君臣之義朝夕以

所掌規諫其君義所不合至有踰河蹈海而不顧者雅樂
既亡瞽者無所歸乃假推算之術高談祿命擅言禍災以
動人而牟利其亦卑污之甚矣近其術又不足以活羣棄
而學淫詞豔曲手琵琶入邨媪市僧之家彈唱取酒食其
態蓋俳優者所不屑爲予每見而憐之以爲非其人之固
賤其得於天者不完遂不得與有目者爭業也杭州朱君
有志字卓然瞽而能詩其瞽時少唐仲言二歲而耳學淹
通幾過之歿後其子衮等哀所撰因瞽得閒集兼爲狀以
問序於予予讀其詩清麗有格具作者之象又所交多奇

人高衲往復酬答深致意焉以視編蓬姑篋等集何如邪
裘之狀曰先子內行純摯葬王父母用古禮歲時薦新必
痛哭盡哀與人交有始終好捐資濟人之厄嗚呼是得僅
以異人目之哉予謂卓然不瞽所施爲當不止在鄉曲瞽
而得宗工大家者爲之師其詩之所造亦宜猶有進而要
於其天性之篤不能毫末加也夫卓然之得於天者何其
厚也嗚呼均瞽耳或爲聖人之師或出俳優者之下其生
於世疑亦有幸有不幸焉而卓然顧克自樹立如此此亦
凡有目者所愧而知勉矣卓然精於數學而不以自名不

欲自銜其詩而卒顯於世華亭陳氏所傳異人蓋至今日始得其偶而卓然之馨而有行又誰可爲之偶者乎若夫講求古樂聚馨者於郡縣之學官給之以餼廩習之以笙鏞琴瑟之樂器教之以風雅頌之樂章而嚴禁民間彈詞小曲黜淫聲以復於大雅是宜有身任其責者而天下之爲卓然者不必盡如卓然而後可以不賤也

金溪毛母壽序

金溪書賈毛君成涵往來吾邑十餘年歲庚寅將歸而壽其母乃謁序於予曰吾母歸先子四年而寡時吾祖父母

老病成涵在襁褓家赤貧而母日紡績以養舅姑教成涵
至于成立蓋三十餘年矣成涵羈他鄉力不能聞于官族
人贈綽楔懸之祠堂四時給胙願先生紀其事予謂生而
入祠非禮也然足見其鄉風俗之厚而毛母之苦節爲不
可及矣 國家宏獎善類一女子之節行必爲建坊旌
表以予所見富厚之家懼胥役索貲財至有沒所生之節
而不舉者毛母以貧而不得舉其視爲富兒之母則有閒
矣予十年來爲人作壽序多汎舉祝釐之辭應之若稍有
所發明輒棄不用或爲妄傭所改竄今但據成涵之言書

之而已無預焉其庶幾免于棄且改歟詩曰彤管有輝成
涵當以予文爲彤管也秋七月益都李文藻序

遊南海廟記

乾隆甲午十一月四日子歸自羊城舟出扶胥口將遊南
海神廟而小港潮退不能達易蠶艇僅容予及一僕蠶夫
婦涉水手挽以行水竭而泥行乃愈速水底有沙能梗舟
而泥則滑甚也及岸微雨步上浴日亭觀陳白沙詩及蘇
東坡詩各爲一碑陳碑較大中間以牆皆不見其陰翁學
士誤以陳詩刻蘇碑陰馮魚山見拓本有大小而疑之嘗

問予予數來亦不能定爲一爲二今日之遊蓋爲此下浴
日亭東行數十武爲南海廟由西角門入過宋開寶敕建
碑卽拾級入二門其大門相距甚近遊者往往不至雖予
亦然予于廟中之碑無古今皆搜剔翁學士因子言而著
錄者幾十種此遊冀別有所得望大門下有二碑就視之
西碑近代所作東碑甚鉅賣紙馬者置架其旁半爲所掩
移其架而讀之北面爲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廟記正書徑
寸敦遣黃迪篆江都曹植書武寧章望之撰南面爲熙寧
甲寅敕祠南海神記正書徑二寸知英州浚光縣事權清